

他一詩：『小樓一角意蕭然，漠漠寒雲釀雪天，難得空山來作客，梅花伴我過殘年。』生平不愛熱鬧，不喜時髦，寒梅寒梅，真足爲我知己了。

除夕那一天，山民見我喜弄筆墨，都拿了紅紙來，要我寫門對，我便寫了好幾副吉祥的句子，默默的祈禱着烽烟的早息。末了又成了一首送歲詩：『山中臘盡歲將除，遍野哀鴻恨未蘇，欲卜來年烽火息，還書吉語換桃符。』

爆竹一聲，元日已到，山中過年，却是我生平第一回，殘雪未消，紅梅已冒寒開放，益發見得精神。正擬試筆書紅，恰巧隣兒踏雪而來，向我賀歲，便寫一詩，權當拜年錢：『樓外紅梅帶雪開，山中爆竹報春回，莫嫌元日無人到，却喜隣兒賀歲來。』鄰兒不過十歲，已在村塾讀書，常來問字，原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小孩子。

人生本是虛空，一切都如夢幻，自笑頻年，不知忙些什麼，難得有此閒身，竟在山中過年。可是不多一回，又因奔走衣食，無福消受了。此後倘然天許閒逸，得做山民，只要茅屋數椽，竹籬一角，容我看山讀書，那就滿意極了。再來一詩，以做此文的結束：『數椽茅屋抱溪灣，一角疏籬畫掩關，得失由天心曠達，此生常欲住空山。』將來能否有這麼一天，雖不可必，不過我却老是這般渴望着。

南社詩話

朱劍芒

三十年來世事非，風流雲散故交稀；
不甘落寞尋常死，獨向西山采蕨薇！

此爲余最近所作之感懷詩，自謂尙帶南社作風，而不脫其舊面目。詩中所稱「故交」，大半指南社舊侶。蓋當南社全盛時，海內外工文詞，重氣節，而列名社籍者，達千數百人；余所往還或曾有一面之雅者，雖祇十分之一二，然在此二十餘年間，死亡者若干，久別而未獲其消息者若干，同居海上而得時一把晤，不過寥寥十數人。自經大劫，卽此寥寥十數人，亦罕謀一面，真不勝今昔之感矣！茲重撰南社詩話，而冠以此絕，猶之白髮龜年，潯陽商婦，未提往事，而先弄此琵琶第一聲也。

吳槎客拜經樓詩話引吳脩齡論七子之說云：「所謂才子者，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，學問文章，如江如海，乃可稱之。」又云：「明之才子，拔茅連茹，止可其黨自稱耳！年至四十，須作學者，若稱才子，是四十而稱娘子，祖堯所以取謔也！」以余所知，南社中如松江朱鷺離開野鶴，暨青浦王大覺，俱以翩翩少年，卽工吟咏；而大覺之風華典麗，波瀾紅關，尤足當才子之稱。柳君亞子雖太丘道廣，主南社壇坫時

，最喜獎借後進，然其生平服膺，要惟大覺一人。猶記民國六年，余安硯鸞湖，與湖上諸詩人有半秋倡和集之輯，馳書亞子，丐其作序。亞子復余，請商諸大覺，中有「大覺才大心細勝弟十倍」之語，是可覘亞子之推崇大覺已！

大覺原名德鍾，字幻花，最後始改稱玄穆。民初，余在里中與亡友陳俠孟創稷湖小報，大覺以長篇小說斷梗飄蓬記投寄，越兩月，大覺來黎，投刺見訪，時纔弱冠耳。更歷三年，始識亞子，故其磨劍室初遇亞子詩，有「急寫新詩記韻事，幻花十九識亞廬」之句也。

大覺十九歲述懷詩十章，慷慨激烈，足與吳漢槎少年感懷之作相埒，錄其警句云：「未溺死灰仍帝制，難將熱血換民權。」筆墨已成空議論，江山未許戀繩鱸。「國難方殷拋蠶簡，民仇未報祝龍泉。」只愁四海英雄少，漫恨一生涕

淚多。「未施掌上三分策，辜負胸中九伐兵。」大錯已成添國恥，寶刀未試爲余羞。「披龍探虎知無我，投筆荷戈更有誰。」噫！今日之國難，千百倍於當年，使大覺未死，其痛哭淋漓之作，或將超過於啼髮一集也！

當袁氏盜國之秋，余亦有述懷兩律，大覺和云；「寒笳驚聽月中吹，難向鶴鷄覓一枝。爾我倡酬亡國日，江湖歌泣少年時。羞看東壁雄鳴劍，忍讀西臺痛哭詩！澤畔行吟自憔悴，茫茫心事有誰知？」其次律云：「神州古國羈羊窺，會見中原膽菟葵。不信江山終破碎，奈無人物定安危！讀書萬卷寧甘隱，磨劍十年大有爲。天意蒼茫我獨醒，頭顱一撫一心悲。」今茲戰禍綿延，江山破碎，孤島窮居，九原不作，欲如往日之倡酬，且不可得，悲夫，悲夫！（待續）

三樂農產社
品出名著

三樂喜果

是上海

最美化

最經濟

最實惠

的喜果

經售處

一、本埠各大茶食糖果店及各大公司
均可預定

二、三六食品公司 南京路英華街西

電話九〇九三六

三、新野葦齋 大新街南京路口

電話九六三四五